

大特写

命运的眼神

桂兴华著

花花绿绿的香港
上海时装模特儿采访记
女性第三者
另一个爱神
夜擒“拉客女”

华艺出版社

大特写

命运的眼神

桂兴华著



乙出版社出版

序

罗 洛

我住的房间：窗口下面就是大街。由于靠近市郊，所以并不很繁华，但也并不冷清。早晨不到五点钟，对面小吃店的灯光就亮了。天刚微明，隔壁的食品杂货店也开了门。整个早上，上班的，赶路的，上学的，往托儿所送孩子的，往菜场买菜的，也算得上熙来攘往，络绎不绝了。

有时我也会从窗口看看这些普通的上海人，他们都在为各自的每天的日常生活而奔波而忙碌。不过我所能看得到的仅仅是大上海一个很小的角落。而且是一些显露在外表的粗浅的现象。其实，每一个在大街上匆匆而过的行人，都有各自的或较为单纯或颇为复杂的内心世界，都有各自的欢乐、苦恼、渴望和追求。家庭、社会和国家，正是由这些普通的个人构成的。他们的生活和命运，和我们息息相关。如果能有这样一扇能从更深的层次上观察和了解他们的窗口，我想人们是乐意把它打开的。

近年来兴起的纪实文学，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窗口，它从各种不同的视角，展现出丰富多彩的社会众生相。它先从报刊上，然后又以各种形式的图书走向读者。它比纪实的新闻报道更具文学性和可读性，又比其他文学作品更接近现实生活原貌，更直接更迅速地反映现实生活，因而它一出现就受到读者的青睐，并不是偶然的。

在众多的纪实文学作者中，桂兴华是我比较熟悉的一位。因为他本是一位诗人，十多年来，在诗歌创作、特别是散文诗创作方面，已经

显露过才华。近年来，当他的一些纪实文学作品陆续在报纸上发表时，我大都颇有兴味地读过了。这次，他把这些作品汇为一集，交付出版，并希望我写几句话作为序言，我又花了两个晚上全部读了一遍，仍然感到颇有兴味。因为这些作品，的确象是一扇通向时代和社会的窗口，向我展现一些我不太熟悉而又很难有机会和时间去观察和了解的现实生活层面。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城市的确发生了许多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职业取向，新的景观和新的观象。当然，新的并不都是好的。然而，它们的美丑妍蚩，却常常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和纪实文学的题材。例如桂兴华写到的时装模特儿、新潮女、第三者、通宵场电影、彩扩个体户等等，都可以归入此类。

不过，作家的本领和特色不在于写什么，更在于怎么写。让我们从这一角度，来对桂兴华作品略加考察。

在文学圈子内，桂兴华是以写作勤奋出名的。不过，作家的勤奋，并不是从拿起笔杆来才开始，而是应该包括观察，了解生活的勤奋。只有深入现场，抓住那些转瞬即逝的细节和场景，才有可能获得鲜蹦活跳的材料，写出真实生动的人物和场面。桂兴华的《夜擒“拉客女”》和其他有关上海夜生活的特写，都是以此取胜的。

纪实文学不仅仅写事，还需要写人，而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平面体，而是一个个有思想有灵魂的活的个体。在电视荧屏上出现的模特儿是一个样子，而在日常生活中、在家庭中、在幽居独处时，她们还有另外一些样子。桂兴华善于从各种层面来描绘人物，有时还深入到她们的内心世界，从中写出她们的成长或奋斗历程，这是他的又一个特色。

纪实文学不仅需要形象，还需要思想，需要对纷纭复杂的各种社会生活现象进行选择 and 剖析，以便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读桂兴华的作品，特别是他的那些涉及社会上一些消极现象和丑恶现象的特写，常常会感到作者那种充满思辩色彩的锐利而严峻的目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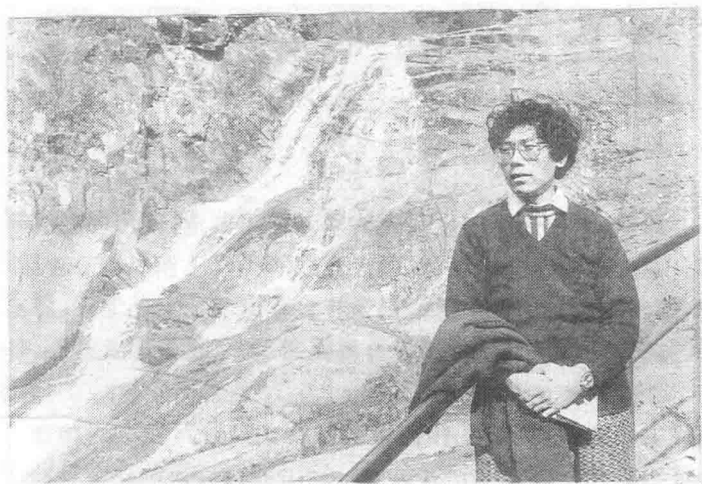
桂兴华是擅长写散文诗的，他说他力求象写散文诗那样来写纪

实文学，以便使文字更精致一些，更美一些。他对素材象写诗那样进行提炼和加工，想把作品塑造成为美人，尽管这位美人的面孔常常是冷峻的。我相信，读者会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作者这种自觉的努力的。

在本书的第二辑中，收入了另一组文章，写的是作者以往的生活片断，他的文学见解和写作纪实文学作品的体会。这不仅有助于读者了解这一本书，也有助于了解作者本人。重复显得多余，我就毋庸再唠叨下去了。

是为序。

一九九二年四月



目 录

序	罗洛
第一辑：时代之窗——社会大特写 (题字程十发)	
财神在上海街头游荡	4
时装仅仅是外衣	14
——上海模特儿采访记	
新潮女	23
女性第三者	32
另一个“爱神”	43
考试没有结束	64
敞开的校门	74
底片有各种颜色	79
骚动的眼睛	90
通宵场	97
夜擒“拉客女”	101
南京路在走	105
泪与笑浇铸的韶山	111
南方广角镜	119
生育没有特区	129
电话呵电话	133
圣诞蜡烛点亮的时候	138
花花绿绿的香港	143
第二辑：苦苦的桂花酒——关于我自己 (题字臧克家)	

苦苦的桂花酒·····	161
红的豆与苦的咖啡·····	166
下午,逼迫我行动·····	168
抓住那个“魔术时刻”·····	171
文学之路随想·····	173
“新生代”不可能永远新生·····	179
编本《劣质散文诗选》并不难·····	183
和便衣警察一起行动·····	185
——我写《上海夜生活众生相》	
命运操在谁手里(后记)·····	188

目 录

序 罗洛

第一辑：时代之窗——社会大特写（题字程十发）

财神在上海街头游荡 4

时装仅仅是外衣 14

——上海模特儿采访记

新潮女 23

女性第三者 32

另一个“爱神” 43

考试没有结束 64

敞开的校门 74

底片有各种颜色 79

骚动的眼睛 90

通宵场 97

夜擒“拉客女” 101

南京路在走 105

泪与笑浇铸的韶山 111

南方广角镜 119

生育没有特区 129

电话呵电话 133

圣诞蜡烛点亮的时候 138

花花绿绿的香港 143

第二辑：苦苦的桂花酒——关于我自己（题字臧克家）

苦苦的桂花酒.....	161
红的豆与苦的咖啡.....	166
下午,逼迫我行动.....	168
抓住那个“魔术时刻”.....	171
文学之路随想.....	173
“新生代”不可能永远新生.....	179
编本《劣质散文诗选》并不难.....	183
和便衣警察一起行动.....	185
——我写《上海夜生活众生相》	
命运操在谁手里(后记).....	188

时代之窗

第一辑

社会大特写

程璋



财神在上海街头游荡

一个曾经在外地获得“金奖”的歌唱演员，在舞台上东扭西歪地摆弄着自己并不熟悉的姿势。他是无可奈何。他说他怕清高的唱法没有“票房价值”。他不得不放下架子，向来自街头的哇哇叫的观众们投降了。观众们出了钱就有权选择。应该说：他是在向铁一般的经济规律投降，向财神投降。

无数个他弯下了腰。因为财神，有一双无形，又无边的手。1988年的上海在这双手的笼罩下，出现了新的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

君不见：新开业、又翻新花样的同行们，使南京路上已经有51年店史的上海咖啡馆生意锐减了。金秋时节满地的芬芳如旧的桂林公园，客流量竟比往年下降了近一万人次。看来，求知、求新、求奇、求乐的特色消费已成趋势，但40%家庭收入下降的上海人要兑现自己的企望并不那么容易。最忌谈起的原因就是钱。

许多秘密的恐惧，都来自贫穷这个恶魔。

因此，既有了下班后凭路边的一方小桌上的几包外烟捞来的“外快”，又有了靠摆临时小摊以图生计的文质彬彬的等待出国的无业者；既有了快餐厅里比“黄楼”便宜二十元的卡拉OK，每晚被一展风采的歌迷们占领的拥挤，又有了紧依着的几个酒吧内，由于“倒爷”们活动的收敛，只有幽幽的烛光成为座上客的冷清。就连那些为评选“最佳记者”而寄出的几千张信封、笔迹、邮票贴法属同一类型的选

票,也很难说没有染上铜臭。不是有记者公开说:“参加社会活动的目的中,有一个是为了扒分……”。

迅猛发展的商品经济大潮,使上海人出现了迷乱。这种迷乱,是由于崇尚实惠和功利的财神露出了真容。

被商情左右的文化人

卢湾区图书馆的阅报栏前的人数,常常比阅览室里多。阅览室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今年八月初的一天下午,出现过三对三(即读者与工作人员的人数对等)。其中还有位八十岁的老人是每天来此专看线装书的。即使在高考前夕,往年在楼梯边排队进场的盛况也早已消失了。业余大学开班都成难题了,谁来此地搏“文凭”?人们头脑中的“好职业”等于“多赚钱”了,时下毕业分配又兴拉关系,更使得知识冷落,读书无用。大学生的急功近利,可用他们这样的一句话引证:“买一本书还不如喝一杯咖啡实惠。”

我在图书馆上下望了望:只见几十年前的那种老式吊扇缓缓转动着。不流通的小便池只能锁起来了。进门的读者自带书籍的多,来借报刊的多。外借处发出的一万五千张旧卡中,只有三千张来换新卡的。外借的也以武打小说、通俗书籍为主。有的读者宁愿每天花三角钱到小滩上借那类“侠影红颜”的书。中、外纯学术的理论书籍已遭冷遇,一些与人的修养、与现实生活有关的书籍比较抢手了。附近的小书亭不是一下子售完了《陈冲在好莱坞》吗?

卢湾区图书馆曾经在温州的轮船上设点方便读者,结果,仅仅在三等舱里占一床位,也遭到了人们的讥笑。卖劣质桔子水的生意倒比他们受欢迎。旅客们对他们说:“温州的小学生没毕业就上街摆摊头了,谁还有兴趣借书看?”只有苦笑对苦笑了。江南造船厂的老师傅们不也搞不懂他们为何要“送书上门”吗?一听说是免费服务,就更奇怪了。奇怪中,纷纷把开了瓢的西瓜奉献了出来。而卢湾区图书馆的利

润指标，只有靠开设舞厅与租地盘给“出入境咨询公司”了。

怪不得原来属于艺术范畴的剧场，有不少换上了“商”字。钱，成了文化界大部分事情的目标和报酬。全市率先全面出租柜台的是去年十月份的红星书场和西藏书场。作为两类营业区的老西门，今年五月份也有了一例。妙就妙在霓虹灯上的“剧”字，正好作为空格羞愧地隐去了。剧场里衣裤林立。33元一件的黑漆漆的“里根衫”特别招摇。三十多位职工缩在一边学着办“第三产业”，开开门、扫扫地，工作时间和工作量都已减少。尽管由于八月份的“抢购风”，造成了入秋以后的旺季不旺，但企业集资翻修的收入已超过了原来的50%。

这些钱来自被人家租去的近三十只柜台。越靠街面的越贵，一只柜台每月租金一千元。来租柜台的各个区的个体户中，有来自那条名不见经传、没有醒目的招牌与霓虹的进贤路。我专门去过那条在旧社会靠“小帮会”出名的进贤路。一采访，才知短短的路上已有95%的小青年当了个体户，尤其爱外出租服装、百货柜台。兴做生意，兴“刀快，斩得凶”（即赚钱厉害），使这些在空荡荡的马路上谈吐很低俗的人们腰包鼓囊囊的。

而一本正经搞艺术的专家们却为筹集资金折腾着。据海口市“人才交流中心”透露：来这里投笔从商的编辑、诗人、小说家很多，都在大公司任职。第一等的工作需要第一等的报酬。其中有成功的喜悦，也有濒临绝境的抱怨。香港文坛上已有先做商人后做诗人的榜样。上海滩上为推销自己的一本诗集而绞尽脑汁的诗人令人同情。有可能“石沉大海”的业余作者就更加辛苦了。郊县一个写小说的投稿者，一个月邮寄费就高达过七十元，差不多等于他一个月的工资，或者找私人带领一个月小孩的费用了。怪不得他说：“寄稿都寄不起了。”买一刀宣纸的钱如今只能买一张了，业余书法家的苦不言而喻。

新近举办了独舞晚会的青年舞蹈家周洁，为何在筹备中流了好几次泪呢？她坦然地告诉我：“为了搞这台舞美、服装、灯光、朗诵、摄影等方面都能代表上海水平的第一流的晚会，半年前就开始周旋于自己十分陌生的商品经济之中了。”

27岁的周洁，平时喜欢静，喜欢默默地做些事情。她先与王老师一起掏出五百元，支付了排练中的冷饮费等。但到离举办晚会只有一个月的時候，还没集到一分钱，这怎能不叫她着急呢？越来越普遍的商品交换形式，使她不得不向几十家企业面谈晚会与他们的关系。华耀工程公司等好几位企业家十分感慨地说：“真是难为周洁这样的舞蹈家了，她为了发展我们的民族舞蹈开独舞晚会，却要花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来拉赞助，这怎能不叫我们激动啊！”但也有好几家单位说话不算数的，临签合同同时撤退了。她急得当场哭了起来。她很动情地说：“我满以为资金已不成问题了，想不到会落空。但就是穿着练功服上场，我也要把这场晚会搞出来！”她那辆小脚踏车整天在企业之间跑来跑去，弄得脚都拖不动了。穿过一条条街以后，到了排练场，往往累得手都捏不起来。但她还得装出很开心，顺利，很轻松，以免影响与她合作的其他演员的情绪。这时候周洁，从里到外就更象个演员了。这个角色，比她扮演过的姐已、花木兰、虞姬、孙玉姣都来得复杂。事后得知内情的团里的同志们深有感触地说：“象周洁这样办晚会，我们以后是不敢了！”而周洁则说：“我的生命是属于舞蹈的，其余一切的一切都微不足道。”可见，有胆识的调遣财神的文化人还是有。他们没有在钱眼里衡量效益——尽管他们太需要钱的支撑了。

“暴发户”的赌注是不诚实

夜幕正在降下来。小偷和逃票者素来较多的18路车站。一堆人在围观“翻牌”。爱围观是上海人的一个“土特产”。

摊主年纪很轻，但口气不小。嘴里总喃喃有词的：“看准了！看准了！”两张黑桃K，一张红桃K，排在他的面前。谁只要认清哪张是红桃K，谁就可以尽情押。

“这张！你不要动！”我身边的一个“长白脸”象逮住了金财宝。他那只压住扑克牌的手连忙从衬衫口袋里掏钱了。就在他那只手抽回

来的时候，摊主已经不动声色地用黑桃K代替红桃K了。“长白脸”还在兜底从口袋里翻。一百十元全押上去了！但摊主冷冷地翻开来时，此桃已不是那桃了！

“长白脸”还不明白其中的奥秘。看得清清楚楚的人们没有一个吭声的。摊主又开始喊了：“最后一次罗！”“长白脸”当然不甘心。突然，他抓住摊主的手：“就这一张！”接着，又要抽回手从另一只衬衫口袋里掏钱了，摊主又要悄悄行动，我忍不住说了句：“你不要作弊！”摊主吃惊地抬起头：“朋友！你喊什么！你要来自己来！我又不是国家银行，不作弊怎么行！干咱们这一行，就是看谁的眼快手快！”

据说他原是干“彩扩”的，现在在贩水果。象货车押送员那样带点私货，25元一件的羊毛衫到新疆卖80元，他无办法。象同行那样装照片的纸袋一只只自己用浆糊粘，或者用一分钱一只的冰箱保鲜袋代替，脖子常常被撒开的胶卷围着，连咳嗽不断也没空去求医，他不愿意。弄得头发秃、牙齿落，还不如瞬间玩玩手段。

路人们依然不响。“长白脸”又押上了一张当场用牙齿咬掉了一角的五十元，这回他赢了！摊主用刚收进来的旧手表加四十元钱塞到了他手中。这只手表只够买三只苹果。

“我的表！我的表！”一直蹲在摊主身边的一位穿着干净的老太太失声喊了起来。“你那只表已经是我的了！谁叫你来押的！”摊主对老太太手中拎着的菜篮子简直是不屑一顾。一眨眼的输使老太太太痛心了！三张有薄有厚的扑克牌以及摊主几个搭挡的起哄，死死卡住了她发横财的欲望。这只手表可抵得上她菜篮子里的蕃茄和豆芽的十倍啊！靠退休在家“小弄弄”地搓麻将也得磨好几局了。

但愿她不是退休教师。因为教师的拮据是人所共知的。一个有校办工厂的中学教师的月奖金只有十五元，班主任起早摸黑也就多十元津贴。而自由市场里排骨买四元五角一斤，不会对老师便宜一分。赌博唯一的吸引力就是能超过限度。拮据者最容易上钩。老教师该不会走上这一步吧！

再瞧瞧那位“长白脸”。一条蓝白相间的睡裤，一只裤脚直卷过大

腿。他不也和摊主一样，是颈挂粗项练、手戴大戒指的“暴发户”吗？通宵舞厅里白衬衫夜夜翻新，当场脱下自己“军裤”的舞客，大都不因十倍于原价地贩卖了票证？半夜聚在小餐厅里的，大都不是赢钱的赌徒们在吆喝吗？耍出的威风就是靠白天这样的“摇帐”。不以次充好，不偷税漏税，他们就不会“暴发”。

现在一听“可口可乐”拉罐，进价二元五角，卖价四元，除掉税收一元，只能赚五角钱。那些卖水产或卖水果赚小钞票的人们，烟也掏得不爽快，只会偶而半卧在酒吧的沙发上忸怩作态。有种说法：上海的个体户，比起广州、北京、温州的同行来“小气”多了。把一百元头丢给你点的，毕竟是性头上攒攒派头。上海真正有钱的个体户并不多，外地人比上海人会赚钱。上海的个体户爱面子。不少个体户承认：“赚钱是种乐趣。是种欲望。就象没香烟时想抽烟一样，习惯了，但做生意比赌博难。做生意要带有思索和判断力。难就难在要战胜人。钱是万能的，但不是万万能的。有些问题钱解决不了。拥有足够的资金后，再看些书倒是有心思的。”

为什么目前有些个体户拒绝记者采访呢？即使来他们店里拍电视，他们也不愿意，他们怕“树大招风”。名气值几个钱？扒分要悄悄的。他们说：“我们仅仅在切身利益上关心政治。关心政治的目的也是为了赚钱。”“正规的，不赚钱；赚钱的，不正规。”

因此，我好笑起来刚才自己在路边的那声叫喊了。那位摊主在作弊。那个“长白脸”也许刚刚作弊过。对他俩来说，不存在诚实。公开把自己的每一个日子押作赌注的，何止他们俩？可怜的倒是那位凑热闹的老太太，和那圈始终不作声的围观者。这些围观者是不会作声的，只想不花钱看“白戏”。

夜生活里的争吵是因为有所蒙骗

离开通宵舞厅嗲声嗲气的歌声，已是午夜零点。路遇的三对吵架